

国内革命战争

前

驱

(下)

陈立德◎著

中國現代軍事文學叢書

大眾文藝出版社

中国现代

——国内革命战争

前 驱

★(下)

陈立德◎著



大眾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前驱 / 陈立德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3.5 (2009.1 修订)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国内革命战争 / 黎白主编)
ISBN 978-7-80171-299-8
I. 前…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5171 号

前 驱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30 字数 504 千字

2009 年 4 月修订版 2009 年 4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80171-299-8

定价:59.60 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目 录

引 子

一	(3)
二	(20)
三	(29)
四	(45)
五	(58)
六	(82)
七	(99)
八	(107)
九	(114)
一〇	(129)
一一	(134)
一二	(143)
一三	(151)
一四	(161)
一五	(179)
一六	(194)
一七	(200)
一八	(215)

目 录

一九	(222)
二〇	(235)
二一	(247)
二二	(261)
二三	(273)
二四	(285)
二五	(292)
二六	(300)
二七	(314)
二八	(327)
二九	(334)
三〇	(342)
三一	(351)
三二	(357)
三三	(363)
三四	(367)
三五	(384)
三六	(391)
三七	(401)

目 录

三八	(413)
三九	(429)
四〇	(440)
四一	(453)

二〇

清晨，株洲还在热烈兴奋的忙乱中。革命军士兵、民伕、市民、俘虏，在街上川流不息地来往着。这时，光是革命军的就有好多部分：先遣团、广东军、起义湘军、广西军。先遣团的队伍攻下株洲后，一部分已经转向醴陵方面去了；剩下的一部分休息了半夜，正预备乘株萍铁路火车到醴陵去。他们的队伍都在郊区的车站上，只有些负有公务的军官和士兵在市内忙碌。广东军的人员大都是高级指挥部的军官和卫士，他们来处理前方的事务和跟友军联络。而起义湘军和广西军，才正是赶来接防的部队；他们并且预备着进攻长沙；不过据有消息传来说，省城长沙的军阀队伍在听到株洲失陷的消息后，昨天夜里就逃之夭夭了。

在这些来来往往的人群里，走着一个十八九岁的乡下姑娘。她的身材十分端正、健美，体态妩媚动人；身后一条长长的大辫子更增加了少女的风采。那张鸭蛋形的面孔上，有一双深湛明净的大眼，那眼睛深湛得像潭水，明净得又像水晶；额前有一排齐眉的“刘海”，在那细而弯的两道黑眉中间，隐含着一种甜蜜的、温柔的乡村少女所特有的朴实情感。这一切和她那线条优美的鼻梁、鲜润饱满的小嘴配在一起，使人一眼看得出她是一个脉脉含情、然而情感坚贞的姑娘。她上身穿一件打了补丁的浅蓝布衫，虽然不很洁净，却显得十分合身，脚下那双带环的布鞋上满是灰尘；虽然她的面容显出了长途跋涉后的疲惫和困乏，但是从她的目光和脚步来看，却仍然可以看

出这是一个在苦难中磨练大的、倔强而充满自信的姑娘。如果读者诸君猜得不错。她就是我们前边多次提到过的女主人公——大风。

大风是昨天随着一百多名佚子来到株洲的。这些天来，他们几乎连一刻工夫也没有停歇过。因为前方吃紧，北洋军从后方急急忙忙地往前面调队伍；队伍上就抓住他们不分日夜地往前方挑送粮食和弹药。大风的肩头也挑肿了，布鞋也走破了，可是一路上那些北洋兵还不住凶恶地催赶。他们每个人都挨了不少的辱骂和鞭打。有一次，还遇着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当着那些士兵们嘻皮笑脸地调戏她：“好俊的一个小娘们啊！从哪里来的？看累得多遭罪。快来歇会，唱个小曲给爷们解解闷吧！……”

还说了一些叫人讲不出口的下流话，写出来也会弄脏了洁白的纸张。要在先前，大风是只会气得发抖、羞得抬不起头的。可是现在，她不会这样。这些时来，在这群粗野横蛮的士兵们中间，每天都要听到多少不堪入耳的话；渐渐地，她也迫使自己磨练得更加深沉和坚强了。她觉得：既然这些人说的都不是人话，那么又何必把他们当人看待呢？这时，她压抑着自己的屈辱和忿怒的感情，只是冷冷地、凛然不动地看着敌人，没有说话，也没有走开，她觉得自己的沉默中，有的是力量和勇气；以致敌人在一瞬间也为她这样的神态感到吃惊了。驼五叔远远地看到了这情形，急急忙忙赶过来，向大风责备地说道：“凤姑，你还站在这里做什么？那么些东西还放在那里没人挑，长官们都发脾气了，叫你快去哩！……”

大风这才趁机抽身走脱了。可是那些凶横的士兵却把气都出在了驼五叔身上，他们拦住他怒骂着，不让他说话，狠狠地把他拳打脚踢了一顿。

在这世界上，有多少奇怪的事情啊！往往在弱者面前最善于作威作福的人，也正是在强者的面前最善于奴颜婢膝的。这些时候，大风亲眼看到了多少这样的人；他们手无寸铁的百姓面前狼虎般地凶

恶，可是在比他们权势更大的长官面前却像巴儿狗般地俯首贴耳，而在能够打败他们的革命军面前，那样子又是多么的怯弱和可怜！她不能理解，在这样的人身上，长着的究竟是一颗怎样的心呢？……

不过现在，这一切都像做完了一场噩梦似的在突然之间结束了。那幸福来临得这样迅速，那黑暗消逝得这样突然，以致使她连感到惊喜也来不及。这一切变得多快啊！大凤拖着疲惫的脚步，在街上走着；头脑里乱糟糟的，还想着从昨天到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昨天，他们在株洲从火车上往下搬了大半天的弹药箱子。北洋军都说前方打了胜仗，他们就要反攻了，要赶紧送弹药上去。前头往南再没有铁路了，要靠伕子挑。驼五叔跟一些体质壮实些的人，连早饭也没让吃，就被北洋军押着挑了弹药往前方走了。大凤他们留下的，又忙着往车站上送了一阵伤兵——那些伤兵真不少啊，大凤暗想，这一仗打的好惨哪！——抬完了伤兵，连气都还没有喘过来，北洋军又传来命令，叫他们预备往朱亭那边挑送炮弹可是炮弹箱还没捆好，街上就突然打进了革命军。这一下那些预备押送的北洋军可吓惨了，拼着老命就往火车站那边跑，哪里还顾得上他们。大凤亲眼看见身穿一色青灰布军衣、大沿军帽、绑腿草鞋、身背军毯和斗笠、颈子上扎着红领带的革命军从大街上冲过。那些兵啊，专打北洋军，经过商店酒馆门口连望也不望，笔直就追到车站上去了。

大凤和那些民伕们惊喜兴奋得几乎发狂了。他们都没有跑开，预备着替革命军当伕子，还往前线送炮弹。可是不一会，过来了一伙人，看样子挂短枪的几个人都是当官的，衣着上却一点也分不出来。路过他们前面时，一个戴眼镜的军人向中间那个年纪很轻、十分精神利索的军人道：“营长，这里是北洋军的军火库！”

营长！大凤实在惊奇，在北洋军那边营长是多么威风势派的老爷，可这个革命军的营长，这样年轻，又这样平常，在当兵的里头谁又分得出来啊？她又想起先廷哥临走时告诉她说，他决心要到革命

军里头当兵吃粮，拿枪杆去。要是先廷哥能在这样的长官手下当兵吃粮，该多好啊……

她正想着，不知那位营长向那戴眼镜的军人说了几句什么话，便带着那一伙人又都匆匆走过去了。只有那个戴眼镜的军人领着两个背枪的兵走到他们这里来。他向大凤和民伕们和气地笑着，站在中间大声道：“农友们，你们都可以回家去了！大家在军阀手里吃了苦，现在我们革命军已经把他们打跑了。为了让大家路上不为难，我们革命军现在就按各人路程的远近，给大家发一笔路费！”

听到最后那两句，大凤只觉陡地心一热，激动的泪水夺眶涌出来；她这时多么想冲到那革命军的面前说：“老总，我们白天盼黑夜盼，到底把你们这些亲人盼来了啊！”尽管民伕都坚决要求给革命军当伕子，把炮弹挑到前面去；可是那军人只是笑着向他们解释，并且说他们现在实在用不着炮弹；要民伕们快回家去跟自己的亲人见面。终于，又一个个给他们发了路费。大凤领了十多块龙头大洋，扛着自己的冲担绳子走出来；走过了一两条街，她还在仔细回味着刚才那场突然的变化，像孩子回味着幸福的梦境。

直到天黑，大凤还一直在株洲奔走。她在打听驼五叔的消息。本来，出门来时，父亲是托驼五叔照应她的，可是现在，驼五叔叫北洋军押上前线，生死未知，她怎能一个人回去呢？她清本乡的民伕带了个信回去，说她一切平安，一两天里就到家，然后便到处去寻找驼五叔了。

在天黑后好一阵，街上又到了好些队伍；这回可就乱起来了。街上电筒乱晃，人喊马嘶，到处拍门打户，还有嘈杂的吵架声和叱骂声，吵得热闹，骂得粗野。听那些兵的口音，有的是本省人，有的像是南边的广西人。接着拉伕的也出来了，端着枪到处找，见人就要。大凤在街上，也被拉伕的碰着了，那是一个很瘦小的广西兵，大约起着物理上的反作用，声音却吼得很大，而且还夹七夹八地骂着

些下流话，那样的话，连猪八戒听了也会脸红的。一路走，大风十分纳闷，忍不住向那兵问道：“老总，你们是革命军吗？”“怎么，你还盼着军阀来？！”那兵大声吼道，“丢那妈，快走！”他们那口气，是十分以劳苦功高自居的。

大风替他们搬了大半夜东西。那全是些什么啊！除了没开封的弹药箱，还有当官的行李、皮箱、士兵的包袱、干粮、乱七八糟的用具……。搬完之后，连碗开水也没让他们喝，就把他们赶走了。大风出来时想：这又是个什么队伍啊？又不是军阀，也不像刚才打进来的革命军。她忽然想起来，这帮军队跟头回遇见的革命军有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颈子上没有那根鲜艳的红带子。这些人，兴许是军阀队伍改编的，她疑心地想，心情又不觉有些沉重阴郁。

但是，不一会，她就被一件突如其来的大喜事振奋了。她在通往车站的那条路上碰见了驼五叔。大风这一高兴，不觉把刚才的忧郁也全忘光了；夏天夜短，那时天已经快亮了。大风性急地问他这一天的遭遇，驼五叔满面是笑，说他们在去朱亭的路上，趁押解的北洋军去喝酒，把炮弹扔下河里就跑了。后来又遇到革命军，把他们送到后方；那些革命军真客气，还请他们吃了饭。后来打开了醴陵城，他们就去帮革命军抬伤兵，抬完以后，革命军又派人给他们讲了革命道理，发足了路费，吃饱了饭，这才让他们坐上株萍路刚通行的火车，一直送他们到株洲。接着，他从扁担上搭着的口袋里拿出一包糖心饼子来，给大风说：

“这是醴陵城慰劳革命军的，他们也发了我一份。我怕你在这边找不到饭吃，特为留着的。”“五叔，你带了这样远，还是带回去给家里人吃吧。这又是革命军发的，那更是珍贵哩。”“人是铁，饭是钢。我晓得你是不舍得花钱上馆子的。”驼五叔疼爱地说，“快吃吧。等革命军打到我们那块，我们要做比这个还大还甜的饼子来慰劳。”

大风真是有些饿了，她虽是领了十多块钱路费，可这多半天来

心情总是在复杂地迅速变化，使她忘记吃饭了。这时便不再推辞，拿出一个吃起来。一面吃一面问：“五叔，你遇的革命军也是胸前挂有红带子的吧？”“是的。听说这一路都是他们打前站，厉害着哩！”驼五叔兴奋起来，满面放红光的说，“凤姑，我还有件大喜事要告诉你，听了可别叫饼子噎着。”大风笑道：“你说吧，五叔。什么事才有这样大喜呢？”“先廷就在这个队伍里头。……”驼五叔刚说完这几个字，便看见大风的脸顿时被一种过度的兴奋和惊喜交织的复杂情感笼罩了。她不觉怔了一刻，剩下的一半饼子也从手里落下来，过后她极度兴奋地张开嘴，两眼发亮，声音都有些发抖地问：“五叔，这，这是真的？……”“是我亲眼看见的！”驼五叔也兴奋地说，“我们还说了阵子话哩！可那会予他又忙着打仗，我也忙着抬彩号，就……”

大风性急地不等他说完，忙问：“五叔，你来时他在哪里？”

“这可就难说了。”驼五叔皱起眉说，“那时炮火连天的，也没顾着问。”他看着大风焦急失望的目光，又道：“我看他是属打株洲的这帮队伍上的……”“他说的？”“我看就像。他们队伍上的人，颈子上都有条红带子。”驼五叔说，“我们就是由打株洲的那个长官叫送到他那里去的。”“五叔，我就找他去！”大风把那包饼子塞给驼五叔，激动兴奋地说。“这多的队伍，你怎么找得到？”驼五叔说，“总得商量个办法呀！”“不，我找得到的，五叔！”大风一边说，一边忙忙地转身就走。“带上几个饼子。”驼五叔赶在后头喊道，“你要约个地点，我好等你呀！”“我不饿，五叔。地点就还在这块！……”大风一边大声回答，一边加快脚步跑远了。

从那时到现在，大风脚步一直没停过。她也不知跑过了多少路，碰见了多少队伍，可就是没有见着那个使她朝夕盼望的亲人。她这时才知道，开初是想得太轻易了；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时候，在这样多的人中间，要想找一个亲人真是谈何容易，那简直是大海里捞针啊！她起先幻想着在大街上一下就碰着了先廷哥：他穿着一身青灰布

军衣，紧紧扎着皮带，颈子上围着红带子，肩上背一杆长枪，该是多么英武漂亮、威风凛凛啊！后来她又想着只要再碰见刚打进株洲来的那个营长和那个戴眼镜的军官就好了，他们一定会告诉她先廷哥在哪个队上吃粮的。可是，她现在却再也碰不到他们了。再后来，她又想着，就是能碰到一个系红领带的兵，那也很好啊！……然而这时她才发现，街上已经到处都是没有系红领带的队伍了。那些兵都到哪里去了呢？驼五叔说他们一路都是打前站的，莫非他们又打到长沙去了？先廷哥他究竟又在哪里呢？……她一路走，心里充满了失望和懊丧。她扛着的冲担，几次戳着了街上走路的人。唉，就这样，她拖着疲惫沉重的步子，漫无目的地往前走着。这时，在充满清晨阳光的街道上，前面忽然传来一个声音：

“老乡们，我们现在急要三十个伕子。要年轻力壮的，男女都行。谁愿去就请来报名，时间不长，做完了照发工钱！”

大风猛一抬头，那士兵胸前的红领带最先映入眼帘，她的心中也就陡地亮了，加快脚步就赶上前去。这时，自愿当伕子的人已经围上了好几十，大风一面往前挤，一面兴奋地喊着：“我一个，我一个！……”不一会，那个革命军终于选定了三十人。大约他是为了鼓励提高女权，特别把其中的几个妇女都选上了。

一路走，大风就想用这难得的机会向那革命军探问个信息。可是在那样多人眼前，又不好意思跑上前去问。终于到了一座高大的房屋前，大风想，这先前一定是个项大的衙门。这时那门前插着一杆白底红十字的三角旗，有一些戴口罩挂红十字臂章的革命军忙碌地出进着。他们刚到门口，一个瘦小的革命军从里面走出来，他一边背个盒子炮，一边背个很大的皮包，看样子是个长官；他身后还跟着两个背枪的兵。那带他们来的革命军迎上去，向那长官敬了个礼，报告道：“杨副官，伕子全找好了。这里的老百姓真好，一喊就来了这样多。”“好。”那瘦小的长官匆忙地说，“你先去向何队长报

告一下。有些彩号的伤情很重，要赶紧运走。团长命令：我们必须在三个钟头以内赶到。”

“是！”那带他们来的革命军立正回答。又向大凤他们这些民伕道：“老乡们，请你们稍等一下。”他又急忙地走进去了。

那瘦小的长官拿出一块怀表看了看，向两个兵中间一个年纪很轻的道：“小王，你等在这里，一会带着这些担架到车站上去。我跟小宋办完事，直接到车站上去。”“是！”那叫小王的兵精神抖擞地立正，敬了个礼。那瘦小的长官便向另一个兵道：“我们走吧。”他们便向着民伕们来的那条路匆匆走了。那个叫小王的兵就站在门口。那些民伕们便都好奇地在一旁看他。一来是看他年纪小，二来是看他的服装：绑带、草鞋、红领带、臂章……。那小王似乎被他们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了，便故意装作若无其事地向一边走过去。

大凤这时也看他，她的心几乎比所有的同伴都激动得多。一个思想在她的脑子里催促着：问吧，快问吧，这是多难得的机会啊！而另一个思想又在旁边冒出来：当着这样多的人，去跟一个当兵的人讲话，多害臊啊！……这样的想法反复着、矛盾着，苦苦地折磨着她。她的心激动地跳着，脸也在发烧；可是后来她终于定下心来，一个思想鼓励着她：怕什么，跟豪绅军阀都敢斗，就不敢跟一个革命军讲话了？大凤啊，亏你整天还在跟别人讲妇女解放哩，可轮到你自己倒羞答答了。这时她把心一横，也不知是哪里涌来一股巨大的力量支持着她，使她不顾一切地走到了那个革命军面前。

“老总，你们就是打株洲的那个队伍吗？”大凤来不及多想，脱口就问。那小王被她这突然的问话弄得怔了一下，莫名其妙地点了点头，疑惑地望着她。“你们的队伍在哪里？”大凤越激动，心也便跳得越快，她慌不择言地问。“这……”那小王也被她问得有些发慌了，反问道：“老乡，你问这个干什么？”“我找个乡亲！”大凤抑制着激动地说，“他也在你们革命军里当兵吃粮！他姓万！”“姓汪？我们团

里姓汪的弟兄有好些个呢。”小王也被她的情绪感动了，微笑地说。“他是什么时间到队伍上来的？”“日子不长！”大风怀着希望急忙道，“去年腊月才去的……”“那恐怕在新兵营了。姓汪……”那小王盲目自语地说了句，又真诚地向大风道：“老乡，我们的大队不住在这里。你要是找人，就到……”

这时，那个带他们来的革命军已经匆忙地走出来，大声向民伕们道：“老乡们，快跟我进来吧！”

那小王的话被打断了，大风来不及再问，便慌忙随着民伕们一起走进门里去。只见那一间大厅里全摆满了担架，上面躺着伤号，有的头上包满了纱布，纱布上满是血迹；有的用自被单盖着，大约伤得很重。大风看着这一切，心中升起了一种难过而又崇敬的情感。她想，为了这里的黎民百姓，为了打倒军阀，这些革命军在战场上受了多少苦啊！那个带他们进来的革命军便给他们每两人指派一副担架，先抬重伤号。大风和一个中年人被派去抬一个头上负了伤的革命军。那伤号的头和脸都叫纱布缠满了，只有两只眼睛和嘴还露在外边，他不时睁开那虚弱的眼睛看一看大风，接着又无力地闭上；大风看着，心疼得厉害，真恨不得自己能替他去受那痛苦啊！

这时，她听到旁边又传来越来越大的谈话声：“你回去吧，张小鹏，我们会照应他的。”“不，”一个稚气的声音倔强地说，“我要等连长醒过来！连长的性子只有我最清楚，你们不知道。……”

大风抬头望去时。见那谈话的人是在离她五六副担架远的地方，一个是带他们来的那个革命军，另一个是约摸十六七岁的小革命军——被叫作张小鹏的。那张小鹏也是全副武装，还背着一个帆布袋子，他那两只闪亮的大眼有些红肿，看来是哭过的。他蹲在一副担架旁边，只是不起来。大风再看那副担架上，那伤号被一床自被单从头到脚盖着，一动不动；一定是昏迷着。大风想，他的伤该多么重啊！不知为什么，她的心又深深为这个躺在白被单里的不相识的革命

军弟兄担忧了。……“你还是走吧，小鹏。”那革命军又劝道，“你这样老跟在旁边也不行啊。”“谭医官，我怎么能走？”那小鹏的声音忽然激动起来，几乎要哭似地说，“要是连长有个三长两短，我拿什么回去见全连的弟兄们？”

这时，又过来了一个穿白外衣、戴眼镜的长官，他的动作文质彬彬。他低声向那个革命军问了几句，便弯下身子说道：“小兄弟，我们一定要把他治好。告诉你，不光你们全连的弟兄在关心他，就是全团电在关心他。齐营长临走再三向我嘱咐，要尽一切力量把他治好；要血要肉，齐营长情愿从自己身上献出来。团长也几次派人问过他的伤情，还说要什么尽管向团部报告。你看，这还不放心吗？”

小鹏感激地点点头，眼里含着泪站了起来，又难舍地望了望地上的担架，向那穿白外衣的长官请求道：“何队长，你再让我跟到车站吧。”白外衣长官点点头，随即向那革命军作了个手势，那革命军便向民侠道：“走吧。……”

那躺着连长的担架便第一个抬出去了。大风看见，小鹏在担架旁紧跟着，一面小心地向两个民侠叮嘱着什么。不知为什么，大风虽然跟那个躺在白被单底下的连长素不相识，而且连他的模样和身材也没见着，可在她的想象中，那位连长一定是一个异常坚强，异常神勇，就像传说里那样不怕一切的英雄。……

在往车站的路上，大风抬的担架隔前面那个连长的还是五六副担架远。一路走，想到那个连长，大风就想起了自己的先廷哥。他现在在哪里呢？他此刻是不是也正望着家乡的方向，在想念大风和家中的亲人？他有没有在战场上受伤？是伤得轻还是伤得重？……她看着紧紧跟在那担架旁边的小革命军，又想：说不定这个连长就是先廷哥他们那一个连的连长吧？想到这点，她的心里便充满了骄傲。她想，先廷哥从小也就不是个含含糊糊的人，他要吃粮一定会到这样的连长手下去的。……这些纷纭的思想一个接着一个，一路走一路想，不

知不觉就到了车站。

运伤号的车是几节很漂亮的车厢，那里还有好些穿白外衣的革命军在忙碌着。大风看见在车站远远的对面，还有好些系红领带的革命军队伍，整齐地抱着枪坐在那里，大约是正在等候命令。大风想，这是哪一部分啊？先廷哥他们的队伍可真多！她想起刚才那个叫小王的革命军的话，先廷哥是决不会在这里的了。他们把这些担架在车厢里安置好后，又回去抬第二批。这样足足来回忙了四趟，才把伤号都送到车上了。在安置好了最末一批后，大风又特意绕到中间那节车厢前，远远看了那个连长的那副担架一眼——他还是那样静静地躺在白被单下，一动不动。大风看见，那个小鹏正从帆布包里拿出大包大包的水果和点心，交给那个守护在车上的穿白外衣的革命军。末后，他又难过地揭开被单，看了一会，说了几句话，大约也没得到回答，才又小心地把被单盖好，一步一回头地擦着眼睛走了。

大风也怀着留恋难忘的感情走出来。那个带他们的革命军要先领民伕们去吃饭，还发工钱；大风哪里还有吃饭的心思，她工钱也没领，便一个人信步走出车站了。

她走到跟驼五叔分手的那块地方时，却又没有看见驼五叔了。她仔细辨认了一会，看清并没有走错地方。她又在附近的几家人家问了问，也都说没有见这样一个人。她想，莫非是驼五叔等她好半天，见她还不回来，自己先回去了？她又想到这是不会的，驼五叔为人踏实稳重，不会这样。那么，他又到哪里去了呢？最后大风想到，怕是驼五叔见她还不回来，又到街上找她去了？她想着，便决计再到街上去找一找驼五叔了。

大风又走遍了大街小巷，可是没有见着驼五叔的影子。她这时已经是筋疲力竭了；加以舌干口燥，饥饿也开始来折磨她。多累乏啊，她这时真想痛痛快快地先钻到河里喝一顿，然后再饱饱地吃一顿饭，再倒在无论什么地方躺一会……可是这一切她都不能，在她